

殷健灵的作品空灵纯粹，梦幻中见本真，
那涓涓的心灵潜流里蕴含着某些理想主义的光华，
流露出一种格外珍惜生命的意绪。

纸人



殷健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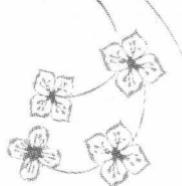
经典 爱藏

yinjianlingjingdianaicang



NLIC2970804697

新蕾出版社



圖書(PO)出版社

名著 创作 人道

《纸人》序言由徐浩 书于一

(英豪诗集·爱路)

纸人

殷·健·灵·经·典·爱·藏

殷健灵 著



NLLC2970804697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人/殷健灵著。
—天津：新蕾出版社，2012.7
(殷健灵经典爱藏)
ISBN 978-7-5307-5479-5

I .①纸…
II .①殷…
III.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9174 号

出版发行：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版人：纪秀荣
电话：总编办 (022)23332422
发行部 (022)23332676 23332677
传真：(022)23332422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80mm×1230mm 1/32
字数：95 千字
印张：6.25
版次：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7.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电话：(022)23332677 邮编：300051



序

絮语殷健灵

朱自强 / 儿童文学理论家、博士生导师

在这个儿童文学也往往陷落于感官世界的时代里，关注心灵和彼岸的作家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因此，在我眼里，殷健灵是一位重要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的版图上，她为自己标示出了一块清晰的高地。

殷健灵不是通俗儿童文学作家，她其实是一个诗人。她写诗，写散文，但是更多的时候，她写小说。她用诗的意绪写小说，用诗性语言做叙述。她的小说，写的都是青春的成长。青春的成长就是一首诗。

我在她的文学里，感受到她的真诚。她的作品是真实的。不是说它们不是虚构的，但那是来自内心的真实的一种虚构。这一点对于一个写成长文学的作家极为珍贵。

我也时时从她的独特的艺术世界里，看到澄澈的人生智慧的灵光。优秀成长文学不仅为少年指点迷津，也为成人点亮灯塔。成长文学作家要做这样的有智慧的人。还有，她总是给生活，给她所关切的少年人以温暖、信心和希望，这是她的文字最让人欣喜的地方。这种儿童文学是成长中的人真正需要的文学。

我还感到，殷健灵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作家。她只是不专注于用情节做叙述的推助，而是喜欢用心理涌动做故事展开的动力。殷健灵是一位心理小说家，擅长心理的细腻刻画，是她建功立业的一个法宝。

尽管殷健灵曾经“自感不善虚构，缺乏创造‘戏剧性’的能力”，但是，《轮子上的麦小麦》、《1937·少年夏之秋》等作品，完全可以帮助她建立创作虚构的情节小说的自信。这样的小说让人看到，她在改变并发展自己。

殷健灵是一个谦逊的作家，这是因为在辽阔的风景线上，给自己设定了远方的目标。我要说的是，殷健灵的创作，正走在路上。



序

文学中的真生命

刘绪源 / 儿童文学理论家、高级编辑

1996年的晚秋，殷健灵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散文集《纯真季节》，这是以她自己童年和少女时代生活为题材的。我曾写过一篇《秋日览胜》，对这组散文评价颇高，还将她与当时十分走红的一位台湾女作家相比较，指出后者老练、圆整而前者稚嫩、零碎，但给人的审美感受分明是前者高于后者。

对一个作家来说，成熟当然是重要的，最好的作品应该要求其完整、成熟、老练；但这并非第一要义。好作品（如果不是最好的话）首先还是要有真生命，要有对人生和文学的真感受。有了独到的感受和独特的材料，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很可能就是好作品。一件好作品，如果不够老练，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是瑜中有瑕；

外表成熟、老练，但其实并无真生命，这就不是有瑕，而是赝品了。有不少作家写了几十年，回过头去看，竟还是早年的处女作、成名作最为可读，后来的作品技巧上熟练多了，开头结尾都像模像样了，但内在的真生命却越来越少了。

殷健灵后来在创作上也做了种种尝试，写过不少成人题材的散文和小说，也写过几部少女题材的幻想小说，在短篇和中长篇上都做过探索，也曾想把自己学到的心理学知识运用到儿童文学中去。但我以为，写得最好的，还是那些带有较强的“自叙传”成分的作品，而这正是她当初就显出的优点。她早年的小长篇《月亮茶馆里的童年》、《轮子上的麦小麦》和近年的《蜻蜓，蜻蜓》，我以为是达到了一定境界的。尤其是《蜻蜓，蜻蜓》，写一个在外婆身边长大的留守儿童的故事，我以为这里有她自己童年的影子。这几部作品写得平实、凡俗、真切，让人读来既心酸又感动，仿佛在阅读日常生活本身。这样的作品很容易令人想到《纯真季节》，虽然在技巧上确是老练多了，当然也大气多了。

在我所读过的殷健灵的创作中，最喜欢的，可能是散文《表达空白》和《方浜中路××号》，还有《月亮茶馆里的童年》中的篇章《天米和廖廖》。殷健灵才华的特点似乎不在于编织离奇的故事，而更在于对人生的平实的描摹。平实带来的是含而不露，它可以耐得咀嚼，可以有很强的文学性，但未必能有很强的冲击力。然而，我不得不说，比起那些很有冲击力的故事来，这无疑是更好的文学。



张望与遐想

殷健灵

十八岁以前，我一直生活在一个既不像乡村也不像城市的地方。那是一个大型的钢铁企业，一个封闭的社区。那里靠山、临江，省际公路像一条笔直的手臂伸向远方。公路的那一边，便是广袤的农田。我和伙伴们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毕业都在一起，即便后来四散各方，彼此手足般的情谊依然存在。

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一个人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张望和遐想。推开木格子窗，可以一览无余地望见远处山的轮廓，农家的房顶上炊烟袅袅。一片岚烟中，仿佛能望见山的那一边。那一边的图景均在我的想象中，车水马龙、房子、人群，还有花海、纵横的道路。傍晚，走出家门，喜欢站在高高的山墙下张望，看下班的大

人从对面的山坡上走下来，那里面会有我的妈妈；妈妈的提包里总是会有一两本新书；书里，有另一个看不见的世界。

倘若视野受限，我依然有自己的办法张望。躺在被窝儿里，被窝儿就是我的探险山洞，用手指“走路”，走过迂回曲折的皱褶，沿着洞口探进的光束，走向山洞的深处。我轻声给假想的人物配音，胡编滥造不成逻辑的故事，满足自己的白日梦。稍大一点儿，开始把白日梦付诸实践。在卡纸上描画、涂色、剪裁，做房子、做人。房子有屋檐，墙上贴墙纸，再画上应有尽有的家具。至于那些纸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每一个都赋予名字和独特的身世，它们之间的故事，统统依着我的心情和想象，缠绕、交错、变化多端。

有时候，我也爱凝视一处。那可能是玻璃球里的花纹、天花板上的水渍、天空中几朵游动的云，抑或在太阳光柱里翻滚的微尘。它们总是将我的思绪牵到无穷远的地方，那是我的思想没有能力抵达的地方，神秘、幽玄，时常想得我头脑一片空白。而即便是一片空白，也是那么令人神往，仿佛充满了丰富的内容。当然，更爱凝视一些活物，比如自家养的母鸡、刚刚脱掉尾巴跳上田埂的小青蛙。我凑近它们，观察，近到可以看清它们眼皮上的皱褶，也能感受它们的心跳和脉搏。我在观察时，在内心和它们沉默地对话，惊奇的是，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往往能从它们微妙变化的表情里读到它们的回答。

童年和少年时的阅读生涯短暂而有限。从小学到初中，读儿童

报纸杂志，最爱童话、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也读成人书，《简·爱》、《红与黑》、《红楼梦》以及松本清张的侦探小说和霍桑探案，但大多一知半解，看到大段的风景描写一律跳过，往往翻开一本书，看了开头，马上去翻结尾。对我来说，阅读的感觉总是让我想到一些熟悉的体验——张望一座山，去想象山背后的情形；凝视一粒微尘，却惊讶地发现细小的灰尘里也可能埋藏着说不清的秘密。我迷恋那种“穿透”的体验，以及神思游荡、陷入冥想的快感。

很多年以后，才听到一句话：“身未动，心已远。”想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那段日子，始终处于神游状态。身外的世界对我来说辽阔而苍茫，那里蕴藏着无数难解的谜；即便是小小的自己，亦有那么多没有看清的真相；至于未来，我曾无数次地遥想，遥想的那端正开启璀璨一片。因此，尽管身处一个狭小逼仄的空间，我的年少时光却宽广得足以信马由缰。现在回头看，那段时光五色缤纷，比以后的任何一个生命阶段都要丰饶、曲折、耐人寻味。即便日后遭遇种种不如意，甚至也有过不去的时候，生命初始奠定了的暖色基调成为我前行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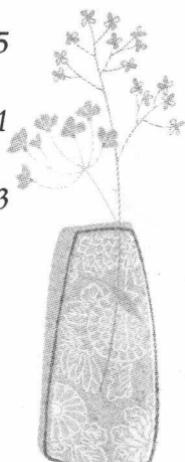
只是，在我年少时，并不清楚地知道还有“儿童文学”这样一种美丽文体的存在，更不知道这样一种文学是以独特的方式向我这个年龄的孩子讲述身处的世界和即将展开的人生的。上大学以后，当我在无意中开始接触到这种美丽的文学，并且也开始写的时候，很自然地，便回想起小时候那段长长久久的“张望与遐想”的时

光——总是想看得更远一些，总是想了解自己所未知的，总是把最美好的期待放到可以够到的远方。当然，我还想真真切切地向孩子展示这个世界的模样，了解人生的种种美好以及无奈，还有就是一个人靠着什么力量能把自己的路走得踏实、安心并且坚定。

有那么一刻，我想像小时候那个爱张望与遐想的“我”，若是读到我现在笔下的文字，会做何感想呢？当然，无法想象，也没有答案。我把回答的权利交给读我书的正当年少的——你。

目
录

第一章	时间深处的眼睛	001
第二章	我丢失了我的纸人游戏	011
第三章	谁告诉我女孩自己的事	027
第四章	抱抱我,丹妮	049
第五章	我是谁	059
第六章	恐怖地带的男孩	073
第七章	木溪	093
第八章	趟不过的女儿河	113
第九章	北京夏天的阳光	135
第十章	开启的门	151
第十一章	终生难弃的书	173



第一章

时间深处的眼睛

时间从指缝里无声流逝，

为了永远年轻，

我们回忆和追索。

当我早已与少女时代挥别，

它从时间的深处发出耀眼的光芒，

提醒我：

那是你无法摆脱的迷恋。

翻那山步履回声

我已经 28 岁了，有很长一个时期我无法正视自己的年龄，因为我觉得自己依然活在过去，那个充满了梦想和湛蓝天空的年代。时间的花瓣在我的身边不断地凋谢和盛开，记忆却始终像含露的早晨那样新鲜和芬芳，我不能阻挡许多人纯真的眼睛在岁月的风霜中渐渐枯萎(总有一天我也会那样)，但至少我可以让自己在尽可能单纯的日子里久久停驻。

五年前，我成了一家生活杂志的编辑，我开始接触生活的庸常、婚姻的琐碎和在平凡人生中挣扎的人们的无望。我和各种各样的女人交往，她们中有我的读者和作者，还有的是我的采访对象。她们有的魅力四射，有的却被岁月磨蚀得黯然无光。她们的声音如同秋天枯黄的树叶蝴蝶一般地翻飞，在我的心里鸣响。我不希望这些声音成为永恒，因为它们会催我迅速老去。我更留恋于在纸上和

少男少女们对话，这是绝好的净化心灵的方式。这部小说自然也是写给少女们看的。

动笔写这部小说的前两个月，我的身边连续发生了几件蹊跷的事情。

首先是天气变得诡异多端，6月的上海连续两个星期暴雨滂沱，雨点大如蚕豆，敲打在路面和玻璃上如同万马疾行。雨下得没有间隙，雨声密集得令人窒息。到了深夜，大雨便狰狞得像肆无忌惮的怪物一样席卷一切吞噬一切。从没见过这样的大雨，我八十五岁的老外婆说。每天，我打着伞走到雨里（我特意挑了把最坚固的伞，伞面是那种星夜的蓝，上面布满梦幻的碎花图案），伞不堪一击如同被打蔫的衰草。

这天傍晚，我拿了伞出门，我知道此行路途艰难。我必须转乘三趟车，花上将近两个小时，纵穿整个城市，到达一个青少年心理咨询门诊。我是那里的“青春热线”主持人，今天是星期五，我当班。我特意挑了一条紧身的藏青色裤子，免得累赘。可当我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那条裤子还是被雨浸得变了颜色，湿漉漉地粘在身上。

门诊设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这是一幢新盖的大厦，半年前才竣工。心理门诊因为不是什么盈利机构，便被安排在底楼紧贴中央空调管道的屋子里，“嗡嗡”的噪声像一群看不见的苍蝇盘旋在四周，弄得你心烦意乱。隔壁的音像书店里顾客寥寥，楼上的保龄球

馆的生意今天似乎也特别萧条。大厅里只有一个保安在走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照出他寂寞的人影。

今天可能碰不上一个求询者，我想。

然而热线依然忙碌，这样的雨天是人的心事泛滥的季节。我一连接了三个电话，都是中学女生打来的，其中有两个只是为了聊天，我们早已成了未谋面的朋友，每逢我值班，她们都会来电倾诉。她们说她们缺少可以说话的对象，觉得自己像空气中自由的分子，却很少有激烈的碰撞。我和她们对话时，常有如鱼得水的松弛感。这与我平时的工作大不相同，尽管在这里我完全是义务的，但是我很乐意。

接第四个电话的时候，我遇上了一点儿麻烦。“喂”了好几声，对方才像刚从坟墓里苏醒过来一样发了声，这是一个让我辨不清性别的声音，低沉、粗哑得像个中年男人，可他却自我介绍说是一个高中女生。他说的是青春期的生理困惑，用词暴露，甚至有些不堪入耳，直觉提醒我这或许是一个拙劣的恶作剧，因为偶尔会有一些压抑和失常的人借热线电话发泄郁闷。我正琢磨着如何婉转地打发他，身后的玻璃门响了。

门的响声很轻微，仿佛是气流挤压时发出的呻吟。

从门缝里探出一张蜡黄的脸来，她的半个身子掩在透明的门后，一束灯光恰好打在她的身上，有一种光怪陆离的视觉效果。她被雨水打湿的头发紧贴在脸上，这使她的脸看上去更为瘦削。她的

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眼神怔怔地盯着我。

一个神秘的大雨之夜，一个奇怪的求询者。
我和善地请她进来，让她在转椅上坐下，顺手给她递了杯茉莉花茶。

也许你更习惯喝饮料，可我这里只有茶。我说。我一直觉得茶是成年人的专利，茶的沉稳和内敛不太适合少男少女。乘她喝茶的片刻，我凝神注视了她几秒钟。然后我在心里大致勾勒出她的轮廓——

十七八岁的高中生，腼腆、内向，不很合群，功课不会太好，缺乏自信，尤其是对自己的相貌。

见我微笑着看她，她不好意思地放下杯子，不等我开口便非常配合地开始了自述。她的鼻尖上爬满了细密的汗珠，手指始终紧张地拽着裙边，她穿着天蓝色的棉布裙，有些旧了。

我从五年前就开始到处求询了。她说。我知道自己患有“强迫症”，一到晚上我就害怕，我总是睡不好，因为即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会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往上提、往上提，弄得我好累好累。哪怕是在白天，我的思想也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滞留在某个念头上，比如放学后，我会反复回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遗漏在教室里了；我长时间地照镜子，研究自己的皮肤是否又粗糙了……类似的问题困扰我，无法排遣。我的思想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过不去，又退不回来，悬在半空中，我的身体仿佛也被抽空了。我偷偷去医